

那年春节

■ 贾永

记 忆

怀念,传递精神能量

春节一天天临近,路上长征路三个多月的红军队伍却一如贵州北部的天气,弥漫着浓浓的低沉气息。即将到来的是农历猪年,在老百姓眼中,应该是吉祥且兴旺的年份。

这是遵义会议结束之际。红军的前方,是沿长江布防的上百个团的川军;身后,是一路追击而来的国民党中央军。双方力量之比为3万:40万。

湘江血战,8.6万人的红色大军锐减至3万余人。中国革命的航船进入最为狭窄的航道——党和红军在痛定思痛中,选择了刚过了42岁生日的毛泽东。临危受命,立于船头,摆在毛泽东面前的是:如何引领这条风雨飘摇的航船,冲出险象环生的漫漫航道?

一路征战,伤兵日增,隆冬时节,缺衣少弹。此时此刻,东去湘西与贺龙、萧克的红二、六军团汇合的计划早被敌人识破,而地贫人稀的黔北山区又难以建立根据地。更为严峻的是,蒋介石已经电令各路大军围歼红军于乌江西北地区。北渡长江进而与红四方面军会合,似乎成了中央红军绝地的唯一选择。

危机四伏,留给红军的机会越来越少。1935年1月20日,中革军委从遵义转至桐梓县城,随即下达《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》。地域定在宜宾与泸州之间。毛泽东的设想是,趁着年关临近,川军江防麻痹,蒋介石的追击军尚在途中之际,避敌锋芒,悄然过江。

北渡长江,必先克“北拒巴蜀、南扼黔桂”的要冲之地赤水城。红军4个军团和中央纵队渐次向赤水方向进发。怎料,红一军团先头部队抵达赤水河畔,赤水城已被川军先行占领,攻而不克。与此同时,在土城方向,红三军团则遇到了川军郭勋祺部的尾随追击。自从中央红军进入黔北,刘湘就让他川军出境迎敌,“抱必死决心,奋勇阻截”——川北的红四方面军已经让这位“四川王”难以应付,刘湘显然不想让中央红军再入川搅局。

土城至赤水尽是峡谷,如果郭勋祺部得以立足,红军就会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。得知郭部只有五六千人的兵力,毛泽东命令彭德怀、杨尚昆指挥红三军团、红五军团和干部团,于28日晨在土城以东给追来的川敌约4个团以决定性打击。

28日拂晓,战斗在蒙蒙雨雾中打响。战至黄昏,双方仍呈胶着之势。红军突然发现,川军原来不是情报中所说的4团,而是6个团,还有另外2个旅的增援部队源源而至。并且,原以为像黔军一样一击即溃的川军,战斗力丝毫不亚于蒋介石的中央军,

轻重武器装备甚至优于中央军。时任中革军委作战参谋孔石泉后来回忆:敌人发的报我们收到了,但把“旅”翻译成了“团”,因此错误地估计了敌人的兵力。“歼灭战”成了“拉锯战”。人均子弹还不足10发的红军陷入严重危机。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参谋长刘伯承亲临一线指挥——这两位曾经的川军将领清楚,绰号“熊猫”的郭勋祺绝不是一只温顺的猫,而是一头凶猛的熊。

炮弹,在朱德身边爆炸,气浪几次把这位“红军之父”震倒在地。抖抖身上的土,年已半百的朱德像年轻士兵一样端着机枪冲入敌阵。那是一场真正的恶战,山谷之中,尸横遍野,已经分不清到底是哪一方的尸体。红五团团长赵云龙牺牲,红十团团长姚喆、政委杨勇、副团长文年生先后负伤。在战役核心之地青杠坡参战部队中,20年后出了200多名开国将军。

眼看短时间取胜无望,中央政治局连夜命令部队停止与敌人纠缠,暂时放弃北渡长江计划,避实就虚,西进川南。29日拂晓,红军从土城浑溪口、蔡家沱、元厚等渡口迅速渡过赤水河。

“四渡赤水”序幕,就此揭开。

二

如血残阳中,红军撤至四川叙永县城南79公里处的石厢子,已是大年三十的傍晚。这里与贵州毕节县大渡乡和云南威信县水田寨接壤。雄鸡报晓,三省可闻,故称“鸡鸣三省”。当时的石厢子是一个不足400人的小村庄,汉、彝、苗杂居。兵荒马乱之年,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,除夕之夜的爆竹声稀稀拉拉。警卫员好不容易弄来一碗腊肉,被毛泽东直接送给了伤病员。

雨,淅淅沥沥。毛泽东的心情也像这阴雨天。虽然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了中央核心领导层,但重新出山后参与指挥的第一仗就遭重创,让他难以接受。土城战役,双方损失均为三千。然而,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之际,即便惨胜也意味着失败,更何况,战死的红军都是经历过千锤百炼的精英,是中国共产党种子——若干年后,毛泽东对土城之战依然难以释怀。1956年9月10日,他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会议上说:“我是犯过错误,比如打仗……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。”

三

与毛泽东此时的心境不同,进入人生又一个本命的蒋介石,似乎迎来了“剿共”以来难得愉悦的一个春节。从兵败赣南到惨败湘江,红军元气大伤,“流徙千里,四面受制,下山猛虎,不难就擒”,在蒋介石看来,既然这支疲惫之师已经被他的几十万大军团团围住,全歼中央红军,以消心头之患,只是时间问题了。按照他的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一贯思路,这个春节,他的要务是与咄咄逼人的日本人周旋。2月1

日——春节前三天,蒋介石就中日“亲善”问题答“中央社”记者问:“此次(1月22日)日本广田外相在议会所发表对我国之演说,吾人认为亦具诚意,吾国朝野对此当有深切之谅解。”他告诫,全国同胞亦应当堂堂正正之态度,与理智道义之指示,制裁一时冲动及反日行为,以示信谊”。

大年初一,蒋介石登临庐山,与杨永泰、熊式辉等一干国民党大员细商对日外交。大年初六,踌躇满志的蒋介石在他的“美庐”别墅下达了《重行明示匪军各匪首擒斩资格》:“(一)朱德、毛泽东、徐向前,生擒者奖十万元,献首级者各奖八万元。(二)林彪、彭德怀、董振堂、罗炳辉,生擒者奖八万元,献首级者各奖五万元。(三)周恩来、张国焘、项英、王稼祥、陈昌浩,生擒者奖五万元,献首级者各奖三万元。(四)王宏坤、王树声、何畏、孙玉清、余天云、王维舟、刘伯承、叶剑英、倪志亮、暨伪军团政委、伪军长等匪首,生擒者奖三万元,献首级者各奖二万元。”

四

毛泽东自然没有看到1935年2月15日刊登这则消息的云南《民国日报》,自然也无暇把战争中的春节放在心上。这段时间,他与张闻天、周恩来、朱德、王稼祥等一道,抓紧落实遵义会议未尽事宜。大年初二,部队向云南威信境内转移。当天晚上,在水田寨一栋因门窗雕有花草鸟图案而闻名的“花房子”里,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,博古交出了装有文件、材料、公章等象征着“最高权力”的几副挑担。周恩来后来回忆:“我们在扎西川滇黔三省叫‘鸡鸣三省’的地方住了一天,把博古换下来,张闻天当总书记,我印象很深。”

大年初五,中央政治局在大河滩召开会议,正式通过张闻天起草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“围剿”的总结的决议》即《遵义会议决议》。第二天,也就是蒋介石下达《重行明示匪军各匪首擒斩资格》的同一天,中央政治局在威信县城所在地扎西召开扩大会议,讨论新的战略方针,鉴于张国焘借口嘉陵江“阔水深,有重兵防守”,不仅不率红四方面军南下以吸引川军,反而北攻陕南致使川军无后顾之忧,得以集中全力堵中央红军北进——决定改变原定北渡长江的计划。会议同时决定,对中央红军进行整编,彻底改变长征以来“叫花子打狗,边打边走”的困境。

五

这一系列的会议后来被党史界统称为“扎西会议”。“扎西会议”解决了遵义会议未能及时解决的问题,完成了中央领导更迭和全军思想统一,成为遵义会议的重要续篇。

六

西凤烈,长空雁叫霜晨月。霜晨月,马蹄声碎,喇叭声咽。雄关漫道真如铁,而今迈步从头越。从头越,苍山如海,残阳如血。

在岁月长河里,这株古槐树不知经历了多少暴风骤雨,熬过了多少烈日酷暑,刻录了古老生命历经沧桑的印痕。树干的上半部已腐朽了两个大洞,躯干和分枝满是疙疙瘩瘩的木瘤,一些树枝分叉处还有断裂的痕迹。在时隔80多年之后,古槐以其沧桑的傲骨,依然在无声地控诉着那场残暴所带来的灾难。据园林专家鉴定,这株古槐有上千年的树龄,现已成了村里的地理性标志。省里还将这株古槐列入名木古树名录,挂了牌,立了碑,建了档。

如今的古槐,树围很粗大,要四五个成年人手牵着手,才能合抱得拢。修长的枝干伸展开来,直径可达40多米,密密层层的枝叶遮天蔽日,就像一把撑开的巨型太阳伞,大有独木成林之势。

每年初春,一夜春雨后,几朵素雅洁白的小花便开始舞动着妩媚在风中摇曳,在绿叶的映衬下,宛如一朵朵娇艳的白莲。当夏日来临,花儿竞相绽放,茂密的树冠被裹在一片洁白之中,犹如戴上了圣洁的王冠,弥漫着沁人心脾的缕缕幽香。盛夏时节,同学们都喜欢跑到树荫底下,或下棋纳凉,或诵文背书,或载歌载舞。那一刻,古槐含笑不语,像我们的导师,又像我们的伙伴。到了金秋十月,层层叠叠的金黄色叶片在阳光的照耀下流金溢彩,将校园装点得像童话世界般美丽。我常常站在树下凝思幻想,憧憬未来。

如今,圆通寺已难觅踪迹,但作为见证古刹曾经存在的这株千年古槐,依然扎根并傲然屹立于此,把承载的千年厚德传承并赐福于虔诚守护它的一代又一代子孙。

我深深地羡慕这株古槐。无论是严寒霜雪,还是盛夏烈日,它总是神采奕奕,给人以勇气和力量;尽管它遭受过侮辱与摧残,但它坚韧不拔与命运抗争的品格,怎能不叫人敬仰与礼赞!

大年初六的政治局会议,开了整整一个通宵。凌晨,由中革军委主席朱德,副主席周恩来、王稼祥联合签署的《关于各军团的缩编的命令》随即发出。中央红军由30个团缩编为17个团,机关和后勤人员大幅度精简,充实基层;运输队、掩护队、保卫局、供给部等机构的大部人员,以及司号员、理发员、炊事员、通讯员等等编入作战连队。整编后的红军一个团的兵力达2000人之多,相当于整编前的一个师。

红三军团取消师级编制,红四师师长张宗逊和政委黄克诚到红十团任团长、政委;五师师长彭雪枫成了红十三团团长,政委钟赤兵改任十二团政委,另一位师长李天佑改任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。而团长、团政委则改任营长、教导员。四师十团九连连长黄荣贤回忆,当团政委杨勇告诉他九连解散,将他调至新组建的团部通讯班当班长时,他大吃一惊。谁知,来到团部报到时才发现,自己这个班的另外9个人,都是曾经与他一样的连长,是名副其实的“连长班”。

凡两个人抬不动的东西都要甩掉。早已成为部队沉重负担的X光机、造币机、造弹机、印刷机、磅秤、铸银模子等笨重机器和器材,则一律处理掉。长征开始后,大搬家式的长蛇阵队伍没有了。

六

丢掉了“包袱”,实现了“消肿”,部队脱胎换骨,面貌焕然一新。那支高度机动灵活、善打运动战的红军队伍又回来了。趁着国民党匆匆在长江南岸布防阻拦,贵州兵力空虚之际,毛泽东再度挥师黔北,杀了敌人一个回马枪。红军先头一个团先敌抢渡二郎滩,成功掩护部队于2月18日至21日,第二次渡过赤水河,取桐梓、夺娄山关、重占遵义城,5天之内歼灭和击溃蒋介石嫡系吴奇伟部2个师又8个团,俘敌3000人。

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。落荒而逃的吴奇伟匆匆下令砍断乌江上的浮桥。尚未过江的1800余人和大批武器,全部被红军俘获。

直到这时,蒋介石才如梦方醒: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!

马蹄声碎。就在再占遵义的战斗中,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张爱萍怀中。“他头一歪,滚到我怀里”,张爱萍后来回忆,开始还以为参谋长在开玩笑,“直到有粘稠的液体从他头部汩汩冒出,才知道他中枪了。”邓萍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,也是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。

硝烟未散。毛泽东在血色黄昏中策马而至,登上娄山关,吟出又一首名篇——

西凤烈,长空雁叫霜晨月。霜晨月,马蹄声碎,喇叭声咽。雄关漫道真如铁,而今迈步从头越。从头越,苍山如海,残阳如血。

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信号灯

■ 怀杯酒

像忠诚的哨兵
在阵地上立正
撤出的波浪
如梳如篦
梳理晚霞晨风
把天上的尘埃
梳篦得干干净净

红色信号灯
忽闪忽闪
犀利的视线
在高空打个结
在低空缩个扣
织成一张大网
紧紧兜住和平

戈壁行吟

■ 陈海强

辽阔的戈壁滩上
风在寻找大地的尽头
鸟在丈量蓝天的高度
跋涉千里的我啊
来到这里,认识这里
像爱一位女子一样爱她
将校园装点得像童话世界般美丽
在这个诞生黑骏马的地方
也将诞生
持枪漫游的诗人

米拉山记:出拉萨一路向东,沿途诸山,当以米拉山为第一。米拉山亦称芒雄拉,藏意为“神人山”,是拉萨与林芝的天然分界。山不险峻,亦不绮丽,却有天地大美不言之意。时冬寒料峭,有风变幻,扯风马经幡飞舞飘动。有流淙淙冷,分尼洋河拉萨河西两路各奔雅鲁藏布江。有游人驻足,或尽情欢跃,或拍照留影。然此地空气稀薄,终会觉头重腿轻,飘飘然真如神人一般。

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将词意境分为有我与无我之境,言有我之境,以我观物,故物皆著我之色彩;无我之境,以物观物,故不知何者为我,何者为物。余入藏地奉职十数载,其间往返此垭口无计,常觉人在自然间,也可分为有我与无我之境。驻藏军人将生命交与生死之地,是一种真正的无我之境。那朴素人生宛若米拉山口猎猎招展的风马经幡,虽默默无语却是绚烂多姿多彩。

莫洛沟记:出米林向西再向南不足百余公里,为莫洛沟,是喜马拉雅山脚下的一处绝美胜境。沟纵深而山水环绕,终日有风,风薰人而有如醉酒;四时有花,花袭人而有如情浓;常年有雪,雪撩人而恰似簇簇雪莲;夜静有月,月映人而好比银盘垂顶。然此地风花雪月之绝胜,并不为游人知,亦不见文人记,甚至连莫洛沟藏文为何意,竟也无人知晓。今得寻访,沿沟而入,却也只见山茫然而无色,树郁然而无声,水浩浩然而无文。更有乱石嶙峋,冷泽飞冰,冰瀑悬针,独不见所言之风花雪月,可见此绝境只是边防官兵心头之念、之想、之梦境也。

古人言境,有出入说。入乎其中,出乎其外。又云:山有色,岚是也;水有文,波是也;学道有致,韵是也。想必莫洛沟的风花雪月也是一种韵致,是被西藏军人浸入骨写于心的。不然,不见风状,怎能体会风味;不见花形,怎能感受花意;不见雪飞,怎能仗剑倚马;不见月圆,又怎能行吟边关。这是大境界,是大韵致,先敌抢渡二郎滩,成功掩护部队于2月18日至21日,第二次渡过赤水河,取桐梓、夺娄山关、重占遵义城,5天之内歼灭和击溃蒋介石嫡系吴奇伟部2个师又8个团,俘敌3000人。

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。落荒而逃的吴奇伟匆匆下令砍断乌江上的浮桥。尚未过江的1800余人和大批武器,全部被红军俘获。

直到这时,蒋介石才如梦方醒: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!

马蹄声碎。就在再占遵义的战斗中,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张爱萍怀中。“他头一歪,滚到我怀里”,张爱萍后来回忆,开始还以为参谋长在开玩笑,“直到有粘稠的液体从他头部汩汩冒出,才知道他中枪了。”邓萍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,也是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。

直到这时,蒋介石才如梦方醒: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!

马蹄声碎。就在再占遵义的战斗中,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张爱萍怀中。“他头一歪,滚到我怀里”,张爱萍后来回忆,开始还以为参谋长在开玩笑,“直到有粘稠的液体从他头部汩汩冒出,才知道他中枪了。”邓萍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,也是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。

直到这时,蒋介石才如梦方醒: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!

马蹄声碎。就在再占遵义的战斗中,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张爱萍怀中。“他头一歪,滚到我怀里”,张爱萍后来回忆,开始还以为参谋长在开玩笑,“直到有粘稠的液体从他头部汩汩冒出,才知道他中枪了。”邓萍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,也是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。

直到这时,蒋介石才如梦方醒: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!

马蹄声碎。就在再占遵义的战斗中,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张爱萍怀中。“他头一歪,滚到我怀里”,张爱萍后来回忆,开始还以为参谋长在开玩笑,“直到有粘稠的液体从他头部汩汩冒出,才知道他中枪了。”邓萍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,也是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。

直到这时,蒋介石才如梦方醒: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!

马蹄声碎。就在再占遵义的战斗中,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张爱萍怀中。“他头一歪,滚到我怀里”,张爱萍后来回忆,开始还以为参谋长在开玩笑,“直到有粘稠的液体从他头部汩汩冒出,才知道他中枪了。”邓萍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,也是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。

直到这时,蒋介石才如梦方醒: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!

马蹄声碎。就在再占遵义的战斗中,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张爱萍怀中。“他头一歪,滚到我怀里”,张爱萍后来回忆,开始还以为参谋长在开玩笑,“直到有粘稠的液体从他头部汩汩冒出,才知道他中枪了。”邓萍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,也是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。

直到这时,蒋介石才如梦方醒: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!

马蹄声碎。就在再占遵义的战斗中,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张爱萍怀中。“他头一歪,滚到我怀里”,张爱萍后来回忆,开始还以为参谋长在开玩笑,“直到有粘稠的液体从他头部汩汩冒出,才知道他中枪了。”邓萍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,也是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。

直到这时,蒋介石才如梦方醒: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!

马蹄声碎。就在再占遵义的战斗中,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张爱萍怀中。“他头一歪,滚到我怀里”,张爱萍后来回忆,开始还以为参谋长在开玩笑,“直到有粘稠的液体从他头部汩汩冒出,才知道他中枪了。”邓萍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,也是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。

直到这时,蒋介石才如梦方醒: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!

马蹄声碎。就在再占遵义的战斗中,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张爱萍怀中。“他头一歪,滚到我怀里”,张爱萍后来回忆,开始还以为参谋长在开玩笑,“直到有粘稠的液体从他头部汩汩冒出,才知道他中枪了。”邓萍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,也是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。

直到这时,蒋介石才如梦方醒: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!

马蹄声碎。就在再占遵义的战斗中,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张爱萍怀中。“他头一歪,滚到我怀里”,张爱萍后来回忆,开始还以为参谋长在开玩笑,“直到有粘稠的液体从他头部汩汩冒出,才知道他中枪了。”邓萍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,也是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。

直到这时,蒋介石才如梦方醒: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!

马蹄声碎。就在再占遵义的战斗中,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张爱萍怀中。“他头一歪,滚到我怀里”,张爱萍后来回忆,开始还以为参谋长在开玩笑,“直到有粘稠的液体从他头部汩汩冒出,才知道他中枪了。”邓萍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,也是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。

直到这时,蒋介石才如梦方醒: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!

马蹄声碎。就在再占遵义的战斗中,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张爱萍怀中。“他头一歪,滚到我怀里”,张爱萍后来回忆,开始还以为参谋长在开玩笑,“直到有粘稠的液体从他头部汩汩冒出,才知道他中枪了。”邓萍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,也是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。

直到这时,蒋介石才如梦方醒: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!

马蹄声碎。就在再占遵义的战斗中,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张爱萍怀中。“他头一歪,滚到我怀里”,张爱萍后来回忆,开始还以为参谋长在开玩笑,“直到有粘稠的液体从他头部汩汩冒出,才知道他中枪了。”邓萍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,也是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。

直到这时,蒋介石才如梦方醒: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!

马蹄声碎。就在再占遵义的战斗中,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张爱萍怀中。“他头一歪,滚到我怀里”,张爱萍后来回忆,开始还以为参谋长在开玩笑,“直到有粘稠的液体从他头部汩汩冒出,才知道他中枪了。”邓萍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,也是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。

直到这时,蒋介石才如梦方醒: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!

马蹄声碎。就在再占遵义的战斗中,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张爱萍怀中。“他头一歪,滚到我怀里”,张爱萍后来回忆,开始还以为参谋长在开玩笑,“直到有粘稠的液体从他头部汩汩冒出,才知道他中枪了。”邓萍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,也是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。

直到这时,蒋介石才如梦方醒: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!

马蹄声碎。就在再占遵义的战斗中,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张爱萍怀中。“他头一歪,滚到我怀里”,张爱萍后来回忆,开始还以为参谋长在开玩笑,“直到有粘稠的液体从他头部汩汩冒出,才知道他中枪了。”邓萍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,也是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。

直到这时,蒋介石才如梦方醒: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!

马蹄声碎。就在再占遵义的战斗中,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张爱萍怀中。“他头一歪,滚到我怀里”,张爱萍后来回忆,开始还以为参谋长在开玩笑,“直到有粘稠的液体从他头部汩汩冒出,才知道他中枪了。”邓萍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,也是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。

直到这时,蒋介石才如梦方醒: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!

马蹄声碎。就在再占遵义的战斗中,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张爱萍怀中。“他头一歪,滚到我怀里”,张爱萍后来回忆,开始还以为参谋长在开玩笑,“直到有粘稠的液体从他头部汩汩冒出,才知道他中枪了。”邓萍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,也是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。

直到这时,蒋介石才如梦方醒: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!

马蹄声碎。就在再占遵义的战斗中,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张爱萍怀中。“他头一歪,滚到我怀里”,张爱萍后来回忆,开始还以为参谋长在开玩笑,“直到有粘稠的液体从他头部汩汩冒出,才知道他中枪了。”邓萍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,也是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。

直到这时,蒋介石才如梦方醒: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!

马蹄声碎。就在再占遵义的战斗中,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张爱萍怀中。“他头一歪,滚到我怀里”,张爱萍后来回忆,开始还以为参谋长在开玩笑,“直到有粘稠的液体从他头部汩汩冒出,才知道他中枪了。”邓萍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,也是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。

直到这时,蒋介石才如梦方醒: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!

马蹄声碎。就在再占遵义的战斗中,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张爱萍怀中。“他头一歪,滚到我怀里”,张爱萍后来回忆,开始还以为参谋长在开玩笑,“直到有粘稠的液体从他头部汩汩冒出,才知道他中枪了。”邓萍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,也是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。

直到这时,蒋介石才如梦方醒: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!

马蹄声碎。就在再占遵义的战斗中,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张爱萍怀中。“他头一歪,滚到我怀里”,张爱萍后来回忆,开始还以为参谋长在开玩笑,“直到有粘稠的液体从他头部汩汩冒出,才知道他中枪了。”邓萍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,也是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。

直到这时,蒋介石才如梦方醒: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!

马蹄声碎。就在再占遵义的战斗中,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张爱萍怀中。“他头一歪,滚到我怀里”,张爱萍后来回忆,开始还以为参谋长在开玩笑,“直到有粘稠的液体从他头部汩汩冒出,才知道他中枪了。”邓萍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,也是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。

直到这时,蒋介石才如梦方醒: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!

马蹄声碎。就在再占遵义的战斗中,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张爱萍怀中。“他头一歪,滚到我怀里”,张爱萍后来回忆,开始还以为参谋长在开玩笑,“直到有粘稠的液体从他头部汩汩冒出,才知道他中枪了。”邓萍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,也是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。

直到这时,蒋介石才如梦方醒: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!

马蹄声碎。就在再占遵义的战斗中,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张爱萍怀中。“他头一歪,滚到我怀里”,张爱萍后来回忆,开始还以为参谋长在开玩笑,“直到有粘稠的液体从他头部汩汩冒出,才知道他中枪了。”邓萍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,也是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。

直到这时,蒋介石才如梦方醒: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!

马蹄声碎。就在再占遵义的战斗中,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张爱萍怀中。“他头一歪,滚到我怀里”,张爱萍后来回忆,开始还以为参谋长在开玩笑,“直到有粘稠的液体从他头部汩汩冒出,才知道他中枪了。”邓萍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,也是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。

直到这时,蒋介石才如梦方醒: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!

马蹄声碎。就在再占遵义的战斗中,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张爱萍怀中。“他头一歪,滚到我怀里”,张爱萍后来回忆,开始还以为参谋长在开玩笑,“直到有粘稠的液体从他头部汩汩冒出,才知道他中枪了。”邓萍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,也是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。

直到这时,蒋介石才如梦方醒: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!

马蹄声碎。就在再占遵义的战斗中,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张爱萍怀中。“他头一歪,滚到我怀里”,张爱萍后来回忆,开始还以为参谋长在开玩笑,“直到有粘稠的液体从他头部汩汩冒出,才知道他中枪了。”邓萍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,也是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。

直到这时,蒋介石才如梦方醒: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!

马蹄声碎。就在再占遵义的战斗中,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张爱萍怀中。“他头一歪,滚到我怀里”,张爱萍后来回忆,开始还以为参谋长在开玩笑,“直到有粘稠的液体从他头部汩汩冒出,才知道他中枪了。”邓萍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,也是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。

直到这时,蒋介石才如梦方醒: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!

马蹄声碎。就在再占遵义的战斗中,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张爱萍怀中。“他头一歪,滚到我怀里”,张爱萍后来回忆,开始还以为参谋长在开玩笑,“直到有粘稠的液体从他头部汩汩冒出,才知道他中枪了。”邓萍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,也是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。

直到这时,蒋介石才如梦方醒: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!

马蹄声碎。就在再占遵义的战斗中,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张爱萍怀中。“他头一歪,滚到我怀里”,张爱萍后来回忆,开始还以为参谋长在开玩笑,“直到有粘稠的液体从他头部汩汩冒出,才知道他中枪了。”邓萍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,也是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。

直到这时,蒋介石才如梦方醒: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!

马蹄声碎。就在再占遵义的战斗中,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张爱萍怀中。“他头一歪,滚到我怀里”,张爱萍后来回忆,开始还以为参谋长在开玩笑,“直到有粘稠的液体从他头部汩汩冒出,才知道他中枪了。”邓萍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,也是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。

直到这时,蒋介石才如梦方醒: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!

马蹄声碎。就在再占遵义的战斗中,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张爱萍怀中。“他头一歪,滚到我怀里”,张爱萍后来回忆,开始还以为参谋长在开玩笑,“直到有粘稠的液体从他头部汩汩冒出,才知道他中枪了。”邓萍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,也是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。

直到这时,蒋介石才如梦方醒: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!

马蹄声碎。就在再占遵义的战斗中,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张爱萍怀中。“他头一歪,滚到我怀里”,张爱萍后来回忆,开始还以为参谋长在开玩笑,“直到有粘稠的液体从他头部汩汩冒出,才知道他中枪了。”邓萍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,也是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。

直到这时,蒋介石才如梦方醒: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!

马蹄声碎。就在再占遵义的战斗中,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张爱萍怀中。“他头一歪,滚到我怀里”,张爱萍后来回忆,开始还以为参谋长在开玩笑,“直到有粘稠的液体从他头部汩汩冒出,才知道他中枪了。”邓萍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,也是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。

直到这时,蒋介石才如梦方醒: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!

马蹄声碎。就在再占遵义的战斗中,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张爱萍怀中。“他头一歪,滚到我怀里”,张爱萍后来回忆,开始还以为参谋长在开玩笑,“直到有粘稠的液体从他头部汩汩冒出,才知道他中枪了。”邓萍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,也是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。

直到这时,蒋介石才如梦方醒: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!

马蹄声碎。就在再占遵义的战斗中,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张爱萍怀中。“他头一歪,滚到我怀里”,张爱萍后来回忆,开始还以为参谋长在开玩笑,“直到有粘稠的液体从他头部汩汩冒出,才知道他中枪了。”邓萍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,也是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。

直到这时,蒋介石才如梦方醒: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!

马蹄声碎。就在再占遵义的战斗中,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张爱萍怀中。“他头一歪,滚到我怀里”,张爱萍后来回忆,开始还以为参谋长在开玩笑,“直到有粘稠的液体从他头部汩汩冒出,才知道他中枪了。”邓萍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,也是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。

直到这时,蒋介石才如梦方醒: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!

马蹄声碎。就在再占遵义的战斗中,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张爱萍怀中。“他头一歪,滚到我怀里”,张爱萍后来回忆,开始还以为参谋长在开玩笑,“直到有粘稠的液体从他头部汩汩冒出,才知道他中枪了。”邓萍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,也是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。

直到这时,蒋介石才如梦方醒: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!

马蹄声碎。就在再占遵义的战斗中,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张爱萍怀中。“他头一歪,滚到我怀里”,张爱萍后来回忆,开始还以为参谋长在开玩笑,“直到有粘稠的液体从他头部汩汩冒出,才知道他中枪了。”邓萍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,也是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。

直到这时,蒋介石才如梦方醒: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!

马蹄声碎。就在再占遵义的战斗中,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张爱萍怀中。“他头一歪,滚到我怀里”,张爱萍后来回忆,开始还以为参谋长在开玩笑,“直到有粘稠的液体从他头部汩汩冒出,才知道他中枪了。”邓萍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,也是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。

直到这时,蒋介石才如梦方醒: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!

马蹄声碎。就在再占遵义的战斗中,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张爱萍怀中。“他头一歪,滚到我怀里”,张爱萍后来回忆,开始还以为参谋长在开玩笑,“直到有粘稠的液体从他头部汩汩冒出,才知道他中枪了。”邓萍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,也是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。

直到这时,蒋介石才如梦方醒: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!

马蹄声碎。就在再占遵义的战斗中,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张爱萍怀中。“他头一歪,滚到我怀里”,张爱萍后来回忆,开始还以为参谋长在开玩笑,“直到有粘稠的液体从他头部汩汩冒出,才知道他中枪了。”邓萍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,也是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。

直到这时,蒋介石才如梦方醒: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!

马蹄声碎。就在再占遵义的战斗中,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张爱萍怀中。“他头一歪,滚到我怀里”,张爱萍后来回忆,开始还以为参谋长在开玩笑,“直到有粘稠的液体从他头部汩汩冒出,才知道他中枪了。”邓萍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,也是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。

直到这时,蒋介石才如梦方醒: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!

马蹄声碎。就在再占遵义的战斗中,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张爱萍怀中。“他头一歪,滚到我怀里”,张爱萍后来回忆,开始还以为参谋长在开玩笑,“直到有粘稠的液体从他头部汩汩冒出,才知道他中枪了。”邓萍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,也是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。

直到这时,蒋介石才如梦方醒: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!

马蹄声碎。就在再占遵义的战斗中,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张爱萍怀中。“他头一歪,滚到我怀里”,张爱萍后来回忆,开始还以为参谋长在开玩笑,“直到有粘稠的液体从他头部汩汩冒出,才知道他中枪了。”邓萍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,也是长征途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。

直到这时,蒋介石才如梦方醒:果真是毛泽东又回来了!

马蹄声碎。就在再占遵义的战斗